

我所認識的印公導師

釋慧理

福嚴佛學院第一屆

四十年前導師選擇妙雲蘭若這塊小山丘地時，只有田間小徑，徒弟請問導師：「這裡沒路可走好嗎？」師回答：「外面看不到裡面，人跡罕至，更適合閉關靜修。」從挖地基到建築完成約六十坪，歷時四個月，完全靠人工，只有牛車拖著磚瓦，勉強借後山的甘蔗園可以靠近。

五十三年五月月圓日，我們在佛前上完午供，簡單莊嚴地就將尊敬的導師送進關房。閉關期間雖說不要閒雜人干擾，然而導師為了照顧到誠心求法的四眾弟子，所以定於每週日下午兩點到四點，打開關房的圓窗，站在關房內，專為請示者解惑釋疑，宣說法要。時間到了圓窗即關閉，這些善友往往就地坐在這個小佛堂兼客廳討論剛才所聞來的心得，無不充滿法喜。記得當時煉油廠的廠長伉儷戈本捷、戈周騰，土木課長謝潤德、林鐘、張嘉南、田有耕、吳大海、斗六曾居士，天龍寺的住持心一和尚，善說法要的能智長老尼，還有正在台大攻讀哲學系的高材生——張小姐等，時常把握良機前來親近領教。這些佛友如今大部份已上生彌勒內院了！

導師的慈悲體恤，南來嘉義當天，叮嚀台北方面的信徒，本著過去的發心，護持慧日講堂就好，而歡送的人到台北火車站為止，不讓信眾多一層的負擔。所以當年閉關的生活條件非常的清苦。導師從不注重三餐的味美，飲食營養等，只專心禪思寫作，安貧樂道，清涼自在。

蘭若草創初期，一陣豪雨過後，不是右側一個洞洞，就是左邊一個坑，我們得趕緊扛土來填補充實它，否則會被沖陷而成災。四周小山丘內的環境仍待整頓，四分多（約一千貳佰多坪左右）的地上物，如龍眼樹、相思樹、麻竹叢等樹枝，能砍、能鋸、能劈，可當柴火燒的無一不被收拾來用。每天十來位粗工，就地取材，從前面溪溝中的大小石頭扛上來修砌石岸。炎陽下

工作，所需求的茶水就不只兩大桶了，還有所有洗吃用的水、澆那些剛種不久的含笑、桂花樹苗的水，都得從前面溪溝中扛或挑下來用，雖然既忙且累，腰酸背痛，卻沒有人叫苦，尚且勞動的滿有心得。

導師在蘭若閉關的這段期間，每天都會利用晚課之後，在圓窗內為坐在小佛堂的我們講解《成佛之道》的第五章——〈大乘不共法〉。每晚的開示雖然僅有五十分鐘，可是聽法的愉悅，往往可以將白天身心的疲勞，洗滌的清清淨淨。通常結束後，導師即於八點半息燈止靜，這個生活的習慣，直到現在依然沒有改變。自從聽過導師的開示以後，我們無論讀甚麼經論，再也不會覺得充滿矛盾了！「依照三大系的思想看來，不得不讚歎佛陀的善巧方便。為了適應眾生的根性，方便是越來越殊勝了！然而，彼此歸宗於法空性的現證是毫無差別的。」

為了開啟僧寶到高等學府講學的風氣，導師接受了文化學院張院長的聘書，只好一年整就出關。在上台北期間的生活起居依然那麼有規律。有一次課誦時我打了一個妄想，結果少敲了一個鼓，下殿後，導師從裡面走出來提醒我，我也坦白報告自己的過失就是因打妄想。向來導師都表示小時候讀書，體操、音樂都不及格，所以梵唄的敲敲打打唱念也不會，從這次的事，證明導師在我們課誦時，同樣地在關房內一起共修，而且滿細心的！於日常處理寺務時，偶而師兄弟之間有意見弄得不愉快，告到導師之前，只要雙方將事情的經過如實的稟告一次，導師會平和地反問當事者兩三句，各人反躬自省，當下理虧者怎敢再生氣呢？得理者便怡然自得而饒人了！慈和嚴正的教導方式，省了不少的氣力！倒是本性魯直又不靈敏的我，讓導師較為費心！

已屆九九嵩壽的導師，生活的秩序有條不紊，恬淡怡然而寧靜。就是要睡了，衣服或床單有一絲皺皺的也要拉平它，即使用餐的時間到了已坐穩，發現碗筷若有些歪斜，就會親自擺正再啟用，隨時隨地整齊乾淨散發著美好的身教。兩年來我的耳根受傷加上退化不太靈光，導師說完話，時常要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請求複述一遍，導師沒有絲毫的不耐煩，倒是身為弟子的我，深覺抱歉！有一次三位法師來拜訪導師，坐談間請示了深度的法義，導師不僅能應對如流，並指出相關的經文出處，其速度不亞於電腦。當場我們都感

到驚訝！尤其是那位外籍的博士比丘。

八年來，導師回到蘭若住錫的時間，每次頂多一個月。一旦決定要回台中精舍，勸請多留是不可能的。這次眼看每餐的稀飯量比去年少了一半，三小碟的泥糊菜也減半了，心中有著些許的感傷，幸好有慈濟的營養師，特別調配的營養針，補助體力。導師素來胃腸吸收不良，卻沒影響到精神。每天手不釋卷，往往是兩個鐘頭仍不休息，非常專注，旁人走動談話都不受到影響，而且常常拿起《妙雲集》叢書挑其錯別字。有時我們故意把部派的思想表達錯誤，導師立刻糾正道：「不要亂說！」年老而腦筋始終那麼清明，心神的寧靜專一，豈是沒有定功修養者所能及？平實的相處，從語默動靜中深深的領會到：「明淨恒不動，如日虛晴空」的阿羅漢聖者的功德。而「外現聲聞身，內秘菩薩行」的導師，活生生的就在我們的人間現身說法。祈願導師久住世間，為眾生的慈航，娑婆世界的明燈。